



歴史綱鑑

二十八之



伊8
744
10



門伊
744
10

鼎鏃趙田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

○陳紀 附北朝周齊

高祖武帝

諱朝先字興國吳興人姓陳氏漢太丘長是之後初仕梁

綱丁丑

梁太平二年○陳高祖永定元年○魏恭帝四年○齊天寶八年

綱大司馬

字文泰事魏為冢宰其子覺襲位封周

綱周家宰護

紘中山王

綱陳霸先

以歐陽頌其將也霸先擊勃獲之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及至皆服遂克廣

綱周家宰護

紘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

綱

歐陽頌
著南上

知

而正寧都公毓世宗明皇帝第是為

十月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時梁主

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

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

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尋弑之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書法梁主矣琳之心未嘗無梁也是故韓公矣張良有復讐之志則書

相琳遂以莊稱帝陳亦定二年○周明帝齊納梁丞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為梁丞

陳主捨身於大莊嚴寺發明梁武三捨其身不免亡國此陳主所親目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齊王因酣宴屢云天子性懦終當傳位

太子國之

戲情曰收言齊王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惟郎中賴瓊所至皆

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齊王如北城因視承

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前年齊主幽齊主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

悲怖聲顛齊王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

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

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陳亦定三年○周武成春正月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

齊主殺魏宗室二十五家○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

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始平

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死

六月霖雨○周以霖雨詔群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言四事其二

樂遜言四

漢光武何故中興

猛虎安可出穴

齊瓊以寬平為治

太子國之

比來守令代歸期促青其成效專務威猛其二貴勢競為奢靡工作務盡
奇巧其三言銓曹補擬宜與眾共其四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
劫有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不宜貪利邊郵輕為興動

周主賜處士韋曼號道遙公徵魏將軍寇雋入見○**國**尊孝實之兄也
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

道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曼仰天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
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雋少有學行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

先禮義王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與送之
陳主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實簡非軍旅急務不輕

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及殂子昌等淺乃召兄子臨川王舊即位
丁南湖曰霸先纒祚而即絕嗣乃傳位於兄子

胡致堂曰陳高祖之勇畧才智江右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宦以
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

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於輔相以助已幸相又廣求人才布
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
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赴赴武天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

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凡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世道微無名
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史臣斷曰陳主本自卑微遭時屯剝當臺城告急梁祚播遷選將練兵
躬蹈梁武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膜拜而不知耻又幸寺捨身

賂謀如此則不待賀若弼歸擒亮來而魄兆已見矣
齊主滅元氏之族殆盡○**國**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

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
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胡致堂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在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
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矣天

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故玩兵恃武者難乎
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不仁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方正學曰其國忌元氏宗族疆盛蓋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
其國忌元氏宗族疆盛蓋恐其久得民心而復興也悉聚而

也自古大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於輔相以助已幸相又廣求人才布
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
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赴赴武天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

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為政寬簡凡特為國之一節耳豈世世道微無名
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史臣斷曰陳主本自卑微遭時屯剝當臺城告急梁祚播遷選將練兵
躬蹈梁武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膜拜而不知耻又幸寺捨身

賂謀如此則不待賀若弼歸擒亮來而魄兆已見矣
齊主滅元氏之族殆盡○**國**定襄令元景安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

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
其言白齊主齊主誅景皓賜景安姓高氏

胡致堂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在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
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矣天

天子之德好生

皆莫及

江左五朝

丈夫寧可玉碎

王碎瓦全

此特為國

之一節

大聖人求

賢於輔相

教訓必先

禮義

為政務崇

實簡

魏周十徵

不屈

其初爭行

先後

劫有劫相持爭行

先後若一行不當

或成彼利不宜貪利

邊郵輕為興動

周主賜處士韋曼號

道遙公徵魏將軍寇雋

入見國尊孝實之兄也

志尚夷簡魏周之際

十徵不屈太祖重之

不奪其志周主禮敬

尤厚號曰道遙公

晉公護延之至第訪

以政事曼仰天歎曰

酣酒嗜音峻宇雕牆

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護不悅雋少有學行

敦睦宗族與同豐約

教訓子孫必先禮義

王欲見之雋不得已

入見王引與同席問

以舊事以御與送之

陳主殂陳主臨戎制

勝英謀獨運而為政

務崇實簡非軍旅急

務不輕調發性儉素

後宮無金翠之飾及

殂子昌等淺乃召兄

子臨川王舊即位

丁南湖曰霸先纒祚

而即絕嗣乃傳位於

兄子胡致堂曰陳高

祖之勇畧才智江右

一時無與角者故能

奮由遠宦以取大位

雖享國日淺迹其過

舉蓋亦甚少所可恨

者無宰相也自古大

聖人為天下亦必求

賢於輔相以助已幸

相又廣求人才布之

內外然後天下無廢

事而治道可立豈有

役其耳目運其心思

以當萬機之衆獨委

同功共事赴赴武天

五六人而能開物成

務建不拔之基者若

夫奉身儉約為政寬

簡凡特為國之一節

耳豈世世道微無名

世之士可為時用耶

抑高祖不知古今不

能求而致之也史臣

斷曰陳主本自卑微

遭時屯剝當臺城告

急梁祚播遷選將練

兵躬蹈梁武之迹出

佛牙設無遮會效胡

人膜拜而不知耻又

幸寺捨身賂謀如此

則不待賀若弼歸擒

亮來而魄兆已見矣

齊主滅元氏之族殆

盡國定襄令元景安

欲請改姓高氏其從

兄景皓曰安有棄其

本宗而從人之姓者

乎丈夫寧可玉碎何

能瓦全景安以其言

白齊主齊主誅景皓

賜景安姓高氏胡致

堂曰元魏固多賢君

孝文治行在美江左

五朝皆莫及也其後

為孝文寬仁好儒亦

數大舉兵夫兵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得已

矣天子之德好生而

已矣故玩兵恃武者

難乎其有後也雖然

彼已不仁之國固有

以取之而殺之者亦

不仁之極矣方正學

曰其國忌元氏宗族

疆盛蓋恐其久得民

心而復興也悉聚而

殺之其心以為無足慮者矣後十九歲而高緯為宇文氏所虜高氏之族皆死於宇文氏卒與元氏無異然後知天道不可誣也區區智力會

綱八月周王始稱皇帝武成○**國**十月齊王洋嗜酒成疾殂子殷立

史臣斷曰文宣因仍霸業大柄久屬遂移魏鼎得國之初深以三方鼎峙後以功業自矜遂肆酒縱淫昏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霄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綉或裸露形體塗粉黛無道之極浮于獨夫幽二弟浚與於地牢越歲而殺之又滅魏宗室二十五家盡赤其族得載其元以歸地下幸矣

世祖文帝名禧字子華武帝兄始興王之長子武帝無嗣

綱唐辰陳世祖天嘉元年○周武成三年○齊主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

綱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國**

初愔以演居東館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王晞曰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辟惟殺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

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與廣平王湛等謀殺愔妻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趙彥深代愔總機務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馱可悲甚矣三月演如晉陽謂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當何以處我晞曰陛下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闕天時非復人理所及齊主遂詔重國之政皆申晉陽雲天丞相規

胡致堂曰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舛即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即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可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者矣

綱四月周家宰讓進毒弑其君毓毓弟晉公邕立護憚毓明敏有識量進毒弑之謚曰明皇帝將

史臣斷曰明帝繼之厥隆不遠懲前車之覆轍除而勒滅之可也夫以兵柄是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哀哉若夫推付託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亦足以為明矣

綱八月大皇太后下令廢齊王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承大

揚即忠而獲罪殺麒麟而策蹇馱處我天時非復人理所及名教正道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弘我周家必此子

統肅宗即位於晉陽

常山王文宣之弟也

史臣斷曰

孝昭早居臺省留心政術及發殷自立輕徭薄稅廣求民瘼

武畢集每訪左右冀求忠直于時國富兵彊將圖進取假之以年足使

秦吳吁食遠圖不遂議者惜之然違趙道德之諫而行篡奪背婁太后

之訓而欲齊南王許長廣王以傳位又自立子百年為太子遂使怨疑

效周公補成王不異後世謂之篡耶要

太后戒之曰勿令齊南有他也竟弑之

刑陳至能恤

刑陳至能恤

刑陳至能恤

刑陳至能恤

刑陳至能恤

綱辛巳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正月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

外諸軍事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綱九月齊王演弑濟南王○初齊王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子既而立太

子百年以湛守鄆時濟南王在鄆氣者言鄆中有天子氣齊王使徵濟

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于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從數騎入晉陽

見太后至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徐刺史沉靜自

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王上

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策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

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策也湛未能用乃送濟南王于晉陽齊王殺之

綱冬十一月齊王演殂是為弟長廣王湛立世祖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後樂陵王百年

綱壬午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陳遣兵討其江州刺史周迪

于臨川○陳閩州刺史陳寶應與周迪通謀拒命虞寄之弟常從容諷

東文卷之八

東文卷之八

東文卷之八

東文卷之八

東文卷之八

東文卷之八

東文卷之八

以逆順寶應不聽寶應嘗使人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

一說殺三

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言智豈

狂鹿王命

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思徇及巴乃着居七

識所歸

歸後梁王答俎太子歸服居東山寺賜稱足疾後寶應被誅

安成自周

杜果送項南歸陳主謂果曰家弟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崑山不返去年

布上備言

亦恐未能及此果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

止一城

宣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

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陳主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果有加

虛寄此書

獨癸未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正月陳周迪眾潰奔晉安○周迪至晉安

陳寶應以兵資之留異亦遣子忠臣隨之虛寄與寶應書曰自天厭梁德

英雄互起陳氏夷凶剪亂海內樂推此乃天時非人力也且兵革以後民

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留將軍身歷國難

子尚王姬猶且棄而勿顧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

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北軍萬里遠闕

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眾寡不敵將帥不侔師出無名未知

其利寶應大怒然以寄民望優容之

綱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周主以于謹為三老遂幸太學謹升席南面憑

几而坐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

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

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

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于謹深識

發明逆護總握大權周主寄命其手凡所設施舉不由己獨有禮又之

此意

事不為逆護所疑故周主安而行之耳于謹深識此意其所言不

廣寄民望

明王虛心

言行者立

身之基

天子之過

如日月之

食

于謹深識

此意

哲王成已
致治之要
道

過從諫守信謹於言行等語而已其他君人大節皆不之及此蓋周主
以此自晦而讓亦以此愚其君者也
胡致堂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
真得進言
之益者也

綱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周初令百官執笏

綱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欲以厭之厭當也

人王以反
弟修德為
先

發明天之啟告非一端人主皆以反躬脩德為先自厭禱之說既興而所以著其誣天罔人奪宗肆逆濫及無辜之罪為後世戒也

陳命孔遣
虞寄

綱陳克晉安獲陳寶應留異誅之○寶應大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虞寄嘗諷以不至今日章昭達追擒并異送建康斬之陳主命昭達禮遣

管寧無志

盧寄請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志管寧三國魏人華歆薦寧獨行君以
為衡陽王掌書記子今陳主以寄比之恙病也憂也

綱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位世祖之子是為後主

引維刺舌

綱周殺其中州刺史賀若敦○曰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還謂
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學文襲徵還逼令自殺臨死謂其子弼
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維刺
弼舌出血以誡之

言改遺秦
伯之事

綱丙戌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綱陳主**
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項曰吾欲遵秦伯之事項拜泣固辭陳主又謂孔奐
等曰今三分鼎峙四海事理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與流涕對曰皇太
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且君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
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孔奐決社
稷之大計

司馬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
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搖動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節以死繼之
如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
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
孤豈不悖哉

投蓋階石

雖眠亦令

驚竟

文帝可謂

知為政

齊始用士

人為縣令

縣令治民

之本

士人為縣

令自此始

縣令吏民

之表

綱陳主禧殂太子伯宗立是為廢帝○國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儉約

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刺閨疑宮中職名猶刺史○

之上令鏘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疑宮中職名猶刺史

史臣斷曰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專務儉約投

綱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為縣令○國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後由是士流

耻為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為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

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廩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為縣令

自此始縣令吏民之表而用廝後為之謬可知矣書始

臨海王名伯宗字奉業文帝太子在位二年為

綱齊左丞相咸陽王劭律金卒○國時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王

解律金不

以為喜

我家直以

勤勞致富

貴

兩姑之間

難為婦

每朝見嘗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

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勤勞致

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綱戊子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七月周隋公楊忠卒○國時忠子堅為小

宮伯字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至是忠卒堅襲封

綱陳安成王瑱廢其王伯宗為臨海王而後始興王伯茂

史臣斷曰廢帝柔弱之君乏君人之器及居大位刑

綱齊主湛殂○國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

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

綱高宗宣帝名項字紹世始興王第二子幼廢臨海

綱已丑陳高宗太建元年○周天正月陳主瑱即位項即安

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東晉書卷之八

馮僕忠貞
兩世

幼安雖師
但安坐
君子直已
以行義

先嘗一舉
而盡

綱唐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二月陳人討歐陽約斬之封陽春太守馮

僕母洗氏為石龍太夫人石龍梁之郡名○**目**約先召陽春太守馮僕誘與同反

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

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遠共討平之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皇駭前

著作左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管寧字幼安魏高士袁煥字曜卿劉備舉渙茂才避地江淮後

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義何憂懼乎於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

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綱秋七月齊以和士開上開為世祖所親狎為尚書令○**目**士開威權日

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

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之一舉而盡

袁了凡曰元富貴可欲為其顯榮也而不自者遂至不憚甲汚以求之

至令聞者猶為嗤也而辱已難堪矣如朝士之候和士開為嘗黃龍湯何多也如紙秦王痔者吮漢帝難者候君集為大總管趙元楷為之鯁

病馬騰翹元忠為御史大夫郭弘毅為之嘗便液張勳之寵於武后朱之問為之奉溺器薛懷義方炤盡武三思為之御馬賴溫之為公主挽車謂之為大參拂鬚佳公度之為相公拭帶尾垢彭遜之為太尉濯足此數子者當年之榮安在而萬世辱名何可洗也

綱辛卯陳太建三年○周天和周楊素數之少多才藝有大志不拘小節

周主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丁南湖曰富貴在天求有道得有命本無富貴來逼之理蓋楊素自以

曰通之云乎史稱素智詐自立不由仁義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謀廢家嫡此皆逼取富貴之道故其舉族皆尚書列卿諸子皆任國

刺史而極富甚貴近古未有卒之血肉未寒而發家滅族此可為忘義命而急利祿者之戒也

綱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齊主之弟○**目**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曰

龍子琅邪王名儼所為固自不似凡人齊主良久乃釋儼罪後竟殺之開

自可殺之罪然儼亦專殺者也齊主不於此時舉正其罪乃惑於嗟令豈相表不臣之說殺之則非天討矣

綱壬辰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月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三年○周建德四年

龍子固自
不似凡人

但恐富貴
來逼臣

東晉書卷八十八

綱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宰衛公直為大司徒○國嘗謂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陪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綱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國時珽勢傾朝野光惡之嘗嘆曰盲人入

矣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周章善寶密為諶言曰百升

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謀傳之於郭珽使其妻兄奏之與陸令萱因解之

曰百升者斛也斛律累世大將明月

厥豐樂乃斛律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諶言甚可畏也封士讓又密啓齊王

誣其將行不軌齊主因與珽謀拉殺之并殺其二子

此人在安得至此

胡致室曰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祖珽之徒濁亂齊室

而光之知固不及此也其及詢宜矣

周太子獲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自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南將軍吳明徹策請行陳主與公

卿議舉元帥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

亦無過者遂以明徹都督征討統眾伐齊齊人議禦陳師趙彥深私問計

於原文宗文宗曰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

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嘆曰

此策誠足制勝議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明徹將兵擊齊

取江北數郡後明徹復克壽陽陳主置酒舉杯勸徐陵曰

綱齊主殺其蘭陵王身恭○自長恭美貌而勇以邗山之捷威名大盛武

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因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顧曰豈非以

陳曲

蘭陵王入

此策誠足制勝

將畧人才

在德不在瑞

明月能為將

胡致室曰

猶可作一龜茲國

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齊王即大喜酣歌鼓舞

十二月陳定州刺史田龍秋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安州刺史周吳擊斬之盡復江北之地

綱甲午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二年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謂大記益米謂食穀也二十兩曰一溢米為粥也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

手禮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伸罔極

周高祖最為賢行

書法書嘉終喪也自漢文廢古後之人主能終制者晉武魏文周武三君而已矣故特書之胡致堂曰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麻衰苦嵬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惟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告天下者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與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綱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

釋為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周武於此闕如

胡致堂曰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教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闕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况繼以嗣子之狂昏哉

綱周立通觀以壹聖賢之教書法謂統一也周主可謂知所宗矣齊主言語啞訥不喜見朝士非寵私昵狎

未嘗交語好自彈琵琶樂器名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官由財進

獄以貽成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伐齊三策一言與陳人合兵共為犄角二言國家若未即大舉宜廣事屯田預

為貯積三言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宜崇鄰好申其盟約而已矣周主乃使尹婁謙如齊以觀齊人留之

綱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陳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

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宣帝十八卷

十一

楊堅眼如

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七月周王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

丁南湖曰帝王之興在德不在相彼來和挾相術誦揚堅發其貪饕之志而激其篡弒之謀君子之所以惡夫術士者凡以此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陳太子詹事江總免○初太子叔寶欲

以總為詹事孔奭曰江有潘陸之華潘岳陸機陸雲皆晉時人而無園綺之實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中之二人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王將許之奭奏曰江

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豈藉於總宜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之職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姊陳氏為女太子亟徵

行亟數也徵行若遊總家陳王怒遂免總官發明陳主雖能免總而不知其子之浮薄亡亦宜哉

周太子寶還長安○太子在軍多失德王執嘗與智若強言太子必

不克負荷弼勸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

事陛下恒以賀若弼者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周王問弼對曰自夫子

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謂公密陳

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軌又數

言太子非社稷主楊堅有反相周王問來和素附堅對曰隋公正是守

節人耳胡氏曰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之異姓東宮既

九月周王謂群臣曰齊朝昏亂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

取恐貽後悔冬十月周王自將伐齊克晉州愚按禮金革之事無避為門

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即戎是則罪之大者而周武之伐齊

是馬則情於禮而虧於考矣

周王至平陽勒諸軍擊齊師齊王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遂帥諸

將追齊師齊王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臣降者相繼齊王還鄴并州將

帥請安德王延宗即位周軍圍晉陽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

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鄴

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鄴

周人擒之癸酉周師趣鄴

九綱監補

陳宣帝十八卷

十三

賀若弼文
武奇才
若弼常以
此為憂
王軌不存
私計
隋公正是
守節人
唐虞為天
下擇人

周高祖不孝之過

丁酉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壬辰周師至鄴城下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主從百騎東走追及擒之遂滅齊先務提婆西奔周軍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

周高祖不孝之過

胡致堂曰穆提婆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戮諸齊境則齊人悅而味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

歷年圖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雖有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文宣淫面殘暴其於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如却敵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始衰後主繼之昏悖尤甚誅翦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右北齊五主合二十七年

三月齊東雍州行臺傅伏降周國初周主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不從至是聞齊主被執帥眾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出降涕泣曰臣三世

此骨親肉味

為齊臣不能自死蓋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助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大將軍後為兗州刺史卒

周主善於保勝

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後復省後宮妃嬪之數

高祖勝而愈儉

發明周主毀宮室壯麗又省後宮妃嬪之數其善於保勝如此

周頒刑書要制

周主殺溫公高緯夷其族書法自己卯書齊滅元氏之族至此未二十年耳及復之理可畏矣哉

高祖英明之主

發明後周高祖固英明之主然不再傳而遂滅何哉自秦以策得國至

天開聖人以承其後

皆不能久有其國意者徒知所以殺而不知其所以生耳然則人主欲

二君英威功業若相

後撲髮仍裁為四脚

人主以克大為先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國其制以阜紗全幅向

九綱監南

十四

千載之後
知吾心

齊王忠於
社稷

孝節不能
處死

義之節不可虧為况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取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心耳周王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對曰事由烏丸執王執本字文孝伯因言執將鬚事執因武帝內侍持帝鬚曰周王遣使殺執他日周王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齊王忠於社稷為群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惟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是為罪是所甘心周王大慙命將出賜死考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傷惜之

胡致堂曰字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膺顧命之重至是亦無所逃其死矣引義力爭爭而不從死之可也考伯於此二者諫既不力文贊成之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常忌刻而百姓大臣居嫌疑之地任輔拂之責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知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

周王贊傳位於太子謂帝大赦改元大衆自稱天元皇帝驕奢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

孝人以天
自處
為天下實
副其名

天時人事
何如

胡致堂曰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子謂聖人以天勅稱天勅杖稱天杖亦皆以天自處然怒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居喪踰年即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以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為刑制用法益煩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也為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五月周諸王皆就國○**隋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父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庚子陳大建十二年五月周王贊殂隋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周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后父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不豫而還是日天元殂堅自為大丞相總知中外兵馬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

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堅夜復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

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上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
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

騎虎之勢不得下
史臣斷曰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兇逆季父至親一朝殺之如斃犬豕喪
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官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歿於牖
下已為幸矣季父齊王憲也

相與其侍
八月梁遣使如周○目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
曰孤昔從投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

周丞相堅以其世子勇為洛州總管○十一月周相州總管韋寬
卒○目孝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而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

乃驚服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
辛丑陳大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後隋高祖二月隋王堅稱皇

帝○目周主下詔遜位居別宮命秦皇帝璽綬禪位于隋○目初隋主與
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載事也事民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

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
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晉恭帝禪位劉裕秘青類楊虎漢獻帝

漢祚將終遂稱脚學不復行魏欲以為太尉固辭寶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大息曰恨
我不為男子救勇民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

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歷年圖曰文帝以開中之象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
能凌也其所為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強
臣恭默端拱上有餘年雖其罪盈惡熟為眾所棄一旦除之若拯蘇振
稿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
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之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斬于海
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奢逞其奇瀆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右周五主合二十六年

綱隋立后獨孤氏○目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
意合其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

宮中稱為二聖
周武帝智勇兼備
建緒情類楊虎
晉女自投堂下恨我不為男子
相與其侍
騎虎之勢不得下
陳大建十三年
周大象三年
二月後隋高祖
二月隋王堅稱皇
帝
初隋主與
周載下大夫
榮建緒有舊
載事也事民
將受禪建緒
出為息州刺
史隋主

李德林固
爭以為不
善生不足
以以此

綱隋立世子勇為太子諸子皆為王廣為晉王俊為齊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綱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國盧夔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滑胥險吏
之常態

綱致堂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滑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

陵韓擒虎為盧州總管鎮盧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穎穎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替為經絡

丁南湖曰

若弼擒虎膺經略之命而共奏平陳之功隋主可謂善用矣高穎可謂善薦矣吾獨怪若弼爭功務居擒虎之右而擒虎一死有幸身名兩全若弼多言不密身誅名改此君子之所以貴於無爭也

隋以蘇威為納言

綱隋以蘇威為納言○國初蘇威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

楊素非蘇威之匹

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辨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隋主曰臣

南山四皓豈易屈

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一卷足以立身治國

綱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諡周靜帝

綱秋七月隋定服色

綱始服黃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隋主以孝經賜鄭譯

綱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國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其孰讀，仍遣與母共居。

宜得輕臣而不顧

綱十月隋初行新律。國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頴、鄭譯及裴政、楊素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自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置之於罪，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笞于地。隋主歛容謝之，原所笞者。

奏謀連為天下最

綱隋高頴、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定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綱隋以梁彥光為湘州刺史，房恭懿為海州刺史。○國初彥光為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謀連為天下最。隋主

房恭懿志存體國

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新豐令房懿恭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詣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綱壬寅，陳大建十四年春正月，陳主項俎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

史臣斷曰：初文帝知長子仁弼，口存古公之心，項於是時拜伏固，碎繼凌孤弱，躬行篡奪，其用心許橫甚矣。值時昏亂，欲復侵疆，委任凡才，既得壽陽，後望徐交，遂至師亡國廢，蓋亦宜哉。且又昵愛太子，以匪人為

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綱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國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頴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尚記，必有遷都之事。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頴威曰：是何神也？乃詔頴等創新都于龍首山。在西安府城北

長城公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史曰後主在位七年為隋所滅以仁壽四年薨壽五十二

綱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三月隋詔求遺書○秘書監牛弘上表曰

典籍屢經喪亂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

之期為唐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齊縑一匹

綱陳郢州叛降隋隋主弗納書法非納叛臣盛管也隋

尹起莘曰自南北分裂招降納叛互相傾奪然卒無益於勝敗之數徒

有臣而叛降於我我乃納而寵之可乎此隋主不納郢州之叛綱目所

以特書而予之也

綱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

圍之城荒類不可守軍士苦饑死亡略盡突厥諭之使降崇令其士卒曰

宗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乃挺刃突陳而死

綱侍御史柳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請曰自古聖

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

日吁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

事非臣下所能裁奪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

真上國之寶也

綱甲辰陳至德二年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

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

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頡

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

俗以此相尚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

昏貴遊總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故文華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

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丁南湖曰李士恢其隋室諫臣之賢乎史稱其性公方明達世務一言

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泯也○士恢李諤字

而隋主納言之美亦不可泯也○士恢李諤字

聖帝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

柳彧真上國之寶也

文翰並宜實錄

李諤變文體

日暮風雲

陳起三閣

女孝士

狎客與賦

詩

王樹後庭

花

陳主以文
慶為知人

鑑陳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
 總牆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沉香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
 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花
 異卉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宮人衣大袖與狎客狎客總孔範等文
 後庭調後庭調共賦詩互相贈答宋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
 歌之其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
 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國中書舍人施文慶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
 惠朗警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辨頗知典故惠朗慧景
 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
 倍陳主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
 鑑之已陳至德三年○梁主歸殂諡曰孝明皇帝世宗孝慈儉約境內安
 之太子琮嗣○鑑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每秋家出粟麥食富為

隋置義倉

賑飢莫要
乎近其久

傅綽負才
使氣

面可改則
心可改

固心如面

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致堂曰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
 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此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
 文移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
 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以就倉哉必欲有循無違當以
 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勤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
 有馭也庶

綱八月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綽○綽音再或音辛負才使氣人多怨
 之沈客卿施文慶共譖綽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綽下獄綽於獄中上書曰
 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妄郊廟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
 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
 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
 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可改則心可改陳主益怒遂賜死
 綱丙午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王彥宇文忻

九圖監甫

東長成

十一

三人墓國之忠臣

武王以安樂延年

隋主此節為得體直帝之盛節

劉昉○國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

兵有威名隋主皆息之以諱去官昉亦被疎遠但懷怨望切欲使士彥於

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虔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因其朝謁執

而詰之遂皆伏誅發明三人者可謂慕國之忠臣佐命之元功矣

○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尚希諫曰周

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

非人主之所宜親也隋主善之而不能從

○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普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朕

心冤王既欲歸朕朕惟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冤

王訶乃止詞名封為侯明隋主以許得國獨於叛人不納此一節為得體厚直帝王之盛節使隋主每事若此庸可非哉

○丁未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正月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八月隋徵梁主入朝廢梁國拜梁王琮柱國賜爵萬公後梁祚終三主所統數節而已凡三十二年而亡

史臣斷曰

梁自元帝被執之後蕭譽即據有江陵遂為後梁自譽及端者而作史乃絕梁而進陳何哉蓋譽昭明之子武帝之孫元帝之從子也答為不道稱藩于表招兵入寇因執季父居於納拜又加詰辱伴絕宗社固天理所不容矣而况譽本為魏所立甘心附庸於魏則又與江左立國判然而不相屬焉故綱目於譽之立以魏使稱帝書之其為國可知矣彼昭烈之漢名正言順為漢討賊而蕭譽之梁則有賊於梁者也是安得而妄北哉

高穎取陳之策

○陳臨平湖開○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尋之

乃自賞於佛寺為奴以厭之○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

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

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

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有所儲積皆非

隋主議征江南

隋使投使於江

地窖密告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備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高勵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隋主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彼若懼而能改吾復何求甲子隋以晉王廣清河公楊素與韓擒虎賀若弼率兵五十一萬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

丁南湖曰隋為中原大國則於陳叔寶之無道正須堂堂其陣執大義為隋文帝篡竊之謀主當對帝曰願受馳驅縱令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夫以滅族為志殃民為策而規圖富貴其能久乎是故始為文帝所誅固其宜也

綱陳主殺其大市令章華○自華好學能文以無闕闕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護邪

章華安得繼洩之

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軍威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此一句是左陳王大怒斬之

章華安得繼洩之

胡致堂曰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重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章華乃以見擯於時位非公卿官非諫諍之言擯上以陷斧鉞而其本心後乎○春秋陳靈公通其大夫御叔妻夏姬洩洩治陳而被殺

章華安得繼洩之

綱戊申隋開皇二年隋下詔伐陳詔有曰出師授律應徵晉王廣

章華安得繼洩之

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至王恭

章華安得繼洩之

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

章華安得繼洩之

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倉

章華安得繼洩之

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類

章華安得繼洩之

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章華安得繼洩之

丁南湖曰道衡言陳隋之成敗不能自處而致怒於煬帝以終身於繼殺惡在

東長文公十八卷 十三

勝負大計
在此一著

王氣在此

古以限南

此

康寧豈能

飛渡

縱酒賦詩

不撥

其為

三屠揚素引舟師至流頭難陳將軍戒所以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

峭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遣劉仁恩擊明敗之及隋軍臨江

間謀驟至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

彼向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狝

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直西山曰天人苦不自知昔者漢兵已迫而王莽猶旋席隨斗而坐曰

謂曰王氣在此彼何為者皆不自願望也可歎可嘆

歷年圖曰武帝與王僧辨同事梁室誅夷侯景東時伺間卒成大功

而啟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者邪夫以陳國區區不

趣之納身智井不亦宜天

○井無水曰智智音淵

陳朝總論

○顧迥淵曰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霸先斬僧辨欺弱主帝夷克翦亂

帝封為子文以德私祐故綱目書以示譏又未幾而捨身葬嚴以尋梁武

元帝覆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政從寬簡儉素足

稱私宴用瓦器後亦奚足收齒○陳文紹立首先伯茂之封

綱目書之嘉其重本且能權也情以始與王承正統以本宗之享文帝

也哉孔奐曰安成青牛却獻焚錦雲龍庶幾儉質之惜婁湖盟

無故侵梁境為可議耳叔寶賴叔堅之力初叔陵欲謀殺叔寶叔堅

使能精心勸氣布澤流仁以圖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遽斬奈何據手掌

之地恣溪壑之險陳規宮人有學士之稱女學士○文士有狎客之

號江總王樹被新聲學士與狎客共賦詩貂蟬盈座室珥貂蟬者窮其

論武帝

論文帝

論海王

九國益甫

東國恩命十八卷

十四

奢極其後劫奪閭閻殺戮忠諫而東南王氣於斯盡矣見傳縉疏麋鹿復遊
 於姑蘇見章華疏奚待黃塵之汚衣而後見乎梁末童謡云可憐門馬子一
 黃塵起黃塵汚人天災地孽物怪人妖隋詔屢告變猶不思改絃易張
 而賣子為奴冀以自厭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迨隋氏馮諸暴惡命
 細東下而猶談王氣誇天慝君臣嘻嘻如燕雀處堂而縱酒賦詩未歇
 也虛軍飛渡計投督井枯井也亦已後矣噫霸先無大功以移祿以不
 仁而得之叔寶縱驕淫以致敗以不仁而失之理所固然勢所必至豈
 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右陳五主合三十二年

○隋紀

高祖文皇帝

諱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裔安在位二十四年為太子廣所弒壽六十四○世祖震四世孫曰孕孕生渠渠生鉉鉉生元壽元壽生惠惠生烈烈生禎禎生

忠乃帝父也聖生紫氣文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
 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
 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通赤起母大驚墮之地尼自外入見曰
 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為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射有
 又任手曰王周太祖見而嘆曰此兒不似代間人常道善相皆趙
 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相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為天下
 君必大誅殺而後定

○巳酉開皇九年正月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滅陳獲其主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
 江諸戍望風盡走任忠帥數騎迎降引擒虎直入朱雀門陳主惶遽自投
 于井景陽宮井軍人窺井以繩引之而上執送長安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若之量文帝知象嗣幼弱罕有太伯之心
 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呂梁之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
 之餘踵滅亡之運刑政不樹加以蕭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
 亡也皆敗於婦人况以區區之陳外都明德覆車之跡尚且追蹤叔季
 其獲妾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既動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
 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木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
 耶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僧辨滅群臣以謠言奏聞

與亡之兆
有故

太公蒙面
斬妲己

許善心即
我之滅臣

平陳唯獲
此人

陳叔慎起
兵長沙

曰曹辦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即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辨皂莢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後羊角為皂莢膏氏姓楊揚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國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

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張麗華陳後主所寵妃也容色端麗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

此豈可留也斬之世說武王令軍士釋然太公以帛蒙其面而斬之廣聞之變

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尋入建康以施文

慶詣佞沈客卿聚斂與陽慧朗徐祈賢慧景皆為民害斬之以謝三吳聞

者皆之○以許善心為散騎常侍○國陳許善心使隋而為隋所留陳滅善心衰

服號泣東向坐三日隋主曰我平陳獲此人既懷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二月置鄉正里長○國從蘇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道里長從此始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國楊素略地至湘州城中將士

刺曰請降叔慎年十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

基伏而流涕遂與漢縣名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至若獨非陳國之臣乎

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許奉降書於龍暉時入

四月晉王廣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國進

楊素爵為越公賀若弼宋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若弼曰臣在將山

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其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奮金

陵擒陳叔寶弼夕至臣啟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

進擒虎上柱國高頴爵齊公從容命頴與弼論平陳事頴曰弼先獻十策

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初上嘗使頴問

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敕或說頴曰今歸功德

林諸將必當憤惋而公亦為虛行矣頴又言之乃止賀若弼撰其所書策

無成猶見

臣節

叔慎之心

未嘗無陳

叔慎有復

誓之志

智勇爭功

二將俱為

上勳

文吏耳敢

與論功

嘉高頴有

讓

九

隋書

十六

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龐晃等短

高頴帝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頴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以陳江總袁憲等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

表稱首見周羅喉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

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伐陳之後以陳降將羊

翔為鄉導位在羅喉上韓擒虎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羊翔之下羅喉曰

昔嘗謂公天下節士今日之言非所望也擒虎有愧色初陳散騎常侍韋

昺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

委質於公矣及歸蓋賣田宅或問其故昺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至是召

為上儀同三司發明江總狎客其非袁憲中正之此而乃與之此命則非倫矣

詔除毀兵仗○自詔曰今率土大同舍生遂性禁衛之餘鎮守之外戎

伏

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書法秦書銷

兵仗秦隋一撤矣○秋七月群臣請封禪不許發明齊文不許此

自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令各造樂器恐樂成善惡易見先白帝曰黃

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上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安因奏止用黃

鍾一宮不假餘律上悅從之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奏之歎曰此華夏

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備祭用之至是牛弘

又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

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詔弘與許善心等參定

以辛公義為并州刺史○自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

咸盡還須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閣或問之公

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

咸自歎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兩

奏隋一撤

樂隋定雅

黃鐘象人

和雅與我

心會

華夏正聲

中國舊音

在江左

以辛公義

為并州刺

史

辛公義不

還閣

小事何忍

勤勞使君

九國益甫 有南且 一八六 十一

讓而止書法書公義何嘉良吏也

○唐成十年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君才言帝寵高穎過甚帝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

之○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

令左右規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汚私使人以錢帛遺

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

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群臣之不諫者按

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擿以送官而收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

○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之○江表自東晉以來刑

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陵侵之也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

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

擾於是陳之故境大抵皆反曰更能使僕誦五教邪僕音農與詔謂我曰農詔以楊

素為行軍總管討之○越州高智慧據浙江東崖為營子總管來獲兒

子小請以兵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

素從之遂破智慧江南大定素乃班師素用兵多權略驅眾嚴整每戰

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或不能陷陣而還者

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

不勝稱為名將從素行者微功必錄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傾從焉

○辛未十一年二月以劉曠為荊州刺史○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

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穎薦之故有是命

○壬子十二年七月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威好立條章

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如此

○侍郎朗茂嘗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

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元

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十二月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韓信破趙之策

楊素相為名將

草滿張羅

管內無五品之家

朗茂以惠化元預

文皇明察

蘇威五教

讓而止書法

唐成十年

殺楚州參軍

李君才於殿內

杖之而殿內無杖

遂以馬鞭捶

之

上性猜忌

不悅學既任智

以獲大位因以文法

自矜明察臨下常

令左右規視

內外有過失則

加以重罪又患

令史賊汚私使

人以錢帛遺之

得犯立斬每於

殿庭捶人一日

之中或至數四

又常於殿廷殺

人兵部侍郎馮

基固諫上不從

然亦尋悔宣慰

馮基而怒群臣

之不諫者

而故遺物於其

前偶拾取則擿

以送官而收其

賞大抵被陷者

甚衆

十一月江南亂

以楊素為行軍

總管討之

江表自東晉以

來刑法疏緩世

族陵駕寒門

平陳之後牧民

者盡更變之

蘇威復作五教

使民無長幼

悉誦之士民

嗟怨民間復

訛言隋欲徙之

入關遠近驚

擾於是陳之

故境大抵皆

反曰更能使

僕誦五教邪

素為行軍總

管討之

越州高智慧

據浙江東崖

為營子總管

來獲兒子小

請以兵潛渡

掩破其壁使

退無所歸進

不得戰此韓

信破趙之策

也素從之遂

破智慧江南

大定素乃班

師人流血盈

前言笑自若

及對陳先令

一二百人赴

敵或不能陷

陣而還者悉

斬之更令二

三百人復進

還亦如之將

士股慄有必

死之心由是

戰無不勝稱

為名將從素

行者微功必

錄故素雖殘

忍士亦以此

傾從焉辛未

十一年二月

以劉曠為荊

州刺史平鄉

令劉曠有異

政以義理

曉諭訟者皆

引咎而去獄

中草滿庭可

張羅高穎薦

之故有是命

壬子十二年

七月蘇威以

開府就第尚

書盧愷除名

威好立條章

每歲責民間

五品不遜答

者或云管內

無五品之家

其不相應領

類如此侍郎

朗茂嘗為衛

國令有民張

元預兄弟不

睦丞尉請加

嚴刑茂曰元

預兄弟本相

憎疾又坐得

罪彌益其忿

非化民之意

也乃徐諭之

以義元預各

感悔頓首請

罪遂相親睦

十二月以楊

素為僕射與

高穎專掌朝

政領軍大將

軍賀若弼除

名

楊素高下
在心
宰相識則
不如類

此已格外
重賞

祖孝孫恭
定雅樂

方寶常聞
樂

室常樂書

楊素性疎辨高下在心唯頗推高頗敬牛弘厚接諱道衡視蘇威以下
茂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類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富有宰相識度則不
如類遠矣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
於言色因是免官怨望愈甚群臣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
自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
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綱詔兗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
綱甲寅十四年四月行新樂○目牛弘等使祖孝孫恭定雅樂復用旋宮
法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於是弘等復附帝意作武舞以象功德至是樂
成詔行之萬寶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長天下不久盡矣寶常竟餓
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
綱七月閏中旱饑八月帝如洛陽○目上遣左右視民食得且屑雜糠以

於洛陽
自外
神民就食

何如思安
時事

啟在林
從未開封

此又隋文
之所未及

此等皆反
覆下

了九周
益甫

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期年至是師民於
洛陽遇扶老携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綱詔高仁英蕭宗陳叔寶俗其宗祀官給器物○目叔寶待宴出帝目之
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量治安當時之事務當質
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逐不之省高頗至日見啟在林下
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發明
一也
竟無所
祀一也
綱齊州刺史盧賈有罪除名○目賈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為言賈有
佐命功不可廢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賈柳裘皇甫清等則我不至此然此
等皆反覆子○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疾大進危篤此輩行

隋高祖十八卷

十一

詐顧命於我將為政又欲亂之自為難信賈遂廢卒于家

蘇威所以家承常之 謂致堂曰隋文固險黠伎忍而其本心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則以

顧 綱散騎侍郎王劼上皇隋靈感志○帝好機祥小數劼前後上表言上

上皇隋靈感志 受命符瑞甚眾又探歌誼議緯拈撫佛書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

仁壽宮成 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楊素為善結怨 綱乙卯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三月仁壽宮成時天暑後夫死者

成此宮者德驗 不悅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

德驗 綱素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后勞之曰公

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帝擢為

內史舍人發明此宮雖非德彝所造而所以成此宮者德彝也

丁南湖曰煬帝之惡皆文帝啟之文也知仁壽宮之奢麗而不能禁故煬帝顯仁汾陽諸後並作矣文也知楊素之效諂而不能

故煬也裴矩高德儒邪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後

之如影隨形聲信矣夫 綱納言稱威免其位○威坐從祠不敬免俄而復位帝謂群臣曰

世人言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

從已則說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世康嘗有止足之志 綱十月以韋世康為行軍總管○世康和靜謙恕為吏部尚書十餘年

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固執乞骸骨不許使鎮荊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荊以秦晉

蜀三五及世康為之謂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

綱十二月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書法訊峻

綱丁巳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帝以所在屬官不敬

有是書法 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

詔諸司律外決杖

蘇威家累金玉

蘇威大病

世康嘗有止足之志

天下唯有四總管

帝聞為停此法

慎有數人劫執事劫持也謂威驅勢劫也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

五瓊山曰

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於輕重一以無心待之隨物之多少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盜者不為盜則已如必為盜則為其大而毋為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辨以止盜者邪

少卿趙綽固爭

帝常乘怒欲以六月杖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曰六月雖曰長生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雷霆六月必有

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綽托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囚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方解刑部侍郎辛豐嘗衣緋襪帝以為厭蠱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豐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乃釋

趙綽三罪

趙綽不奉

之帝以綽誠直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育俱名平恕然曹原情而守法帝晚節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復任情不平

秦王之過不至此

七月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者後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

周公尚誅管蔡

發明俊既書有罪免固無可言者隋王妾禮作樂治致太平至使周家之德仁及草木澤被昆蟲刑措不用者帝皆不以為法而獨取其不得已之一節以為口實可乎

隋王妾禮周公為比

網冬欽州刺史竇長真來朝○初何稠使嶺南及還欽州刺史竇猛力請隨入朝稠以其篤疾遣還而卒帝不懌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其子長真至是人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古名將未能過

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何稠著信

自戊午十八年蜀王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帝怒命斬之高頴及元昊等皆諫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

意少鮮於是除名

後萬歲為楊素所忌替於帝撲殺之天下共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以中弘為吏部尚書

高孝基妻

俊有餘

公有三太

猛

約為先

雷一物以

目豎戒

知我心

不令拂去

塵埃

楊素能移

上意

聖心同於

整手

三人止辭

請書

三人曰卿等

止辭請書耳

至是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

洗

詔元夏唐令則等誅戮有差

行本恣其不能調護每謂

三人曰卿等止辭請書耳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國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太子

此佳右承

隋文持法

馬李綱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血嗚咽帝聞之為之慘然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發明帝惑於獨孤之說曲成其罪卒然廢之太子不能辨朝紳不敢言

胡致堂曰當信也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致愛而疑之素不

信可使之入乎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若副手隋文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或信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

綱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震○**綱**帝囚故太子劾於東宮門廣堂之勇頗請見上申免而廣追之不得聞

胡致堂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大

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常太子幼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海九州

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為厚載不寧將有傾側之象亦若矣

綱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玄孫私謂所親

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

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

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玄齡與彥謙皆與選吏部侍郎高孝基

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此即者異曰必為偉器恨不見

其大成耳見如晦杜景暉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綱以王伽為雍令○**綱**齊州府禹山東道行參軍王伽送囚李彥等七十

餘人請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伽乃悉脫其枷鎖停援卒與約曰某日

當至京師如至前却若至期日而或前或却却退也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

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於是悉召流人携負妻子俱入賜宴

(六)

玄齡密言於彥謙

言者基知

人其日必為

偉器

如晦有悲

及才

以王伽為

雍令

隋文持法

隋高祖十八卷

十三

王伽從囚
來歸

於殿廷而赦之因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厝同其何遠哉擢伽為雍令

丁南湖曰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信哉吾夫子之訓也隋文以篡弒得國以苛酷行事而五倫盡廢不仁甚矣如禮樂何哉故其刑罰之苛也盜一錢者棄市二人共盜一皮者即死而流囚來歸者乃賜宴而赦之是重乎輕罪而立威輕乎重罪以立名豈聖主之法而未

太平日行
上道

辛酉仁壽元年正月改元○國初太史令袁充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蓋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

小長之度
天之佑

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矣上臨朝謂百官曰日長之

改元宜取
此意

慶天之祐也今當改元宜取此意以為號仍命百工作後並加程課丁匠苦之

板本備述
以報謝

十一月祀南郊○國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至是郊祀板本備述以報謝云

隋文欺人
欺天

書法

隋文以智力取天下故樂假符瑞以欺天也

柳述亦不
便之大者

綱子戌二年七月以雲起為通事舍人○國柳述尚蘭陵公主恬寵使氣帝問雲起以事間不便事述時寺側因指述曰柳述驕豪未嘗經兵

雲起之言
汝藥石

機要重非其所堪斯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後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柳述奉雲
起

自蜀王秀聞晉王廣為太子意甚不平太子恐其為患陰令楊素求其罪

高類天挺
良才

而譖之帝徵秀還京師十二月廢秀為庶人幽之長史裴肅遣使上書曰高類以天挺良才元勳佐命為眾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

小過又二庶人勇與秀皆發為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各封

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加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帝謂楊素

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肅至帝面諭而罷之

綱詔楊素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國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太

裴肅至誠
家事

綱詔楊素

三五日一入省論大事

國素既廢太子及蜀王威權愈盛太

十四

素心未必... 理卿梁毗上疏極論其作威作福必為禍始陛下以素為阿衡恐其心未

必伊尹也帝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可三五日一向省

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 天子嘗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

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閩將非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

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蓋自許也... 關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

甚眾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士通曰通有先人之弊虛足以庇風雨

專田足以具養... 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謂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

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

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負又曰聞謗而怒者謗之因也

卒於家謚曰文中子... 劉屏山曰夫王通謂之隱君子也然伊尹之隱於莘野太公之隱於海

胡致堂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香士所量以行藏其道

吾遂昌曰先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者書講道以沒其身

甲子四年七月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

齊門 王通鼓琴 問王通詣 關獻東何 如 道 以行藏其 子 王通隱君 絕國去嫌 誣國佞嫌 自謗止怨

王通不仕 以治天下 明公正身 足自樂道 讀書談道 平十二策 王通獻太 何如 不報 下所擇 大將唯殿 將何如 楊素猛將 天子嘗問 評論大事 必伊尹也 帝乃下敕 僕射國之 宰輔不可 躬親細務 可三五日 一向省

關獻東何 如 道 以行藏其 子 王通隱君 絕國去嫌 誣國佞嫌 自謗止怨

王通不仕 以治天下 明公正身 足自樂道 讀書談道 平十二策 王通獻太 何如 不報 下所擇 大將唯殿 將何如 楊素猛將 天子嘗問 評論大事 必伊尹也 帝乃下敕 僕射國之 宰輔不可 躬親細務 可三五日 一向省

關獻東何 如 道 以行藏其 子 王通隱君 絕國去嫌 誣國佞嫌 自謗止怨

王通不仕 以治天下 明公正身 足自樂道 讀書談道 平十二策 王通獻太 何如 不報 下所擇 大將唯殿 將何如 楊素猛將 天子嘗問 評論大事 必伊尹也 帝乃下敕 僕射國之 宰輔不可 躬親細務 可三五日 一向省

關獻東何 如 道 以行藏其 子 王通隱君 絕國去嫌 誣國佞嫌 自謗止怨

備孤誤我

述后出閣為教

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日帝寢疾楊素柳述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宜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也帝所寵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救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補後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為鴆毒俱甚疑之乃同心結也夫發喪即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高祖姓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齋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服御物故弊者

述若死有餘負

漢王諒起

舉江必有

隨令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服羅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功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黃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讐敵此其所短也大業八年殺張衡臨死大言曰我為人殺之觀此則綱目之書結信矣舊史特以帝崩為文何歟

胡致堂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元巖親逢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巖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巖出諸外就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禍為福述巖死有餘負矣

綱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寵於高祖自處見太子於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發書無驗知有變遂起兵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敗竟幽死

胡氏曰率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隋文之崩中外異論諒所被書不如私約即可用此申問大行寢疾晏駕不明之故以十九州

附從之眾用玉頗長驅深入之策天下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孝兩得乎而詭言紮反詐而無名是自為逆也而可乎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矣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得二而失三

司馬公曰晉辛伯諡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矣鈎位通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矣

煬皇帝名廣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初封晉王未幾殺兄謀為皇太子仁壽末弑父而自立在位十三年巡狩揚州為宇文化及所弑壽三十九

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己丑大業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綱立晉王昭為皇太子○三月命楊素營東京宮室○綱勅宇文愷與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顯仁宮在河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

異尊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艘蘇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後丁死者十四五

剪綵為花

清夜遊曲

帝如江都

綱五月築西苑○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紫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逾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菱荷菱葉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用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綱八月帝如江都縣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皆以錦八萬餘人船艦相接船音盧音盧二百里昭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飲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類鳥程名有高樹逾百尺上有鷦巢民欲取之不可乃伐其根鷦恐殺其子自援髦毛投於地髦音敬鷦時人或稱以為瑞

丙寅二年二月新作輿服儀衛○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遺

夏四月還東京○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以上文官乘車在朝并服佩玉武官馬加珂

戴情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

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者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

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盧世基等參掌選

事而與奪之權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胡致堂曰楊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刻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王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祇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耳

太子昭卒○始建進士科後世進士之科始此

楊素卒○越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其薄

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從素為楚公意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

不肯餌藥謂弟約曰我豈須史活邪發明楊素身為上公首建奪宗之議

更臣斷曰楊素少而輕俠淑儻不羈考其夷凶諍亂功臣莫居其右然致國於傾危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閭門殂戮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禍其素之謂歟

洛口回洛倉

隋頒大業新律

冬十月置洛口回洛倉○鑑置洛口倉於鞏在河南府鞏縣西上築倉城周廻

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廻十里穿三百窖

丁卯三年四月詔頒新律牛弘所造也劉炫預脩律令牛弘問曰魏齊

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

丞縣置令而已其餘且儔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

省官不如省事

楊師德無所獻

晉香草

隋築長城

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國六月帝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道過雁門郡名太守丘和獻

食其精至馬邑太守楊蔚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郡名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至榆林郡名遂欲出塞耀兵恐啟民驚

懼先遣長孫晟諭旨因召諸郡酋長咸集晟令啟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晟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啟民慮莫之曰殊不香晟曰天子行幸所乃悟遂拔所佩刀自焚庭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國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紫河在山西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國帝之徵散樂也齊高緯時有魚龍山也車等戲謂之散樂高道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諱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過啟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

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稠曰天元之後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大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稠具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稠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國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今大同縣是泝金河今山西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突厥啟民可汗奉盧帳

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

○國冬以裴矩為黃門侍郎經略西域○國西域諸胡多至張掖張掖漢名交

高顯以天下為己任

幸帳賦詩

裴矩經略西域

張矩撰西
域圖記

營汾陽宮

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
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
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旬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
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倡導
也書法特筆何罪開道也自矩首倡遠略通西

裴了凡曰

唐驅除其事齊無開焉已事隋則不遺其餘力以公隋蓋將為
言字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隋選惟矩拒節無穢聲予甚疑焉及觀楊
恭仁傳迺言宇文述裴蘊與矩參掌選事皆受賂不法然則本傳誤也
安得如斯賄賂哉然矩恭仁本同
傳而自相抵牾若此可謂疎矣

○目帝無日
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承

勝地因營是宮○綱秋七月復築長城

○綱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遣兵

已巳五年禁民間兵器張又拾鈎積刀○綱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遣兵

諸國
來朝

道衡上高
祖頌

北魚藻之
義

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綱是時天下凡有郡
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
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綱殺司隸大夫薛道衡○目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

魚藻之義也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武將罪之房

彥謙勸以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決人奏道衡

謂高頴不死令決當久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悖逆有無

君之心縊殺之

裴了凡曰道衡上高祖頌揚帝憾其思先王意在刺今失竟怒懲之妻

當代德美明君徒且未嗟夫世有以直言為謗訕先朝而罪之者亦有稱
末能善莫舉暗劍焉而思指鍾鼎而摘頌此固文人所難勉亦孝子
之所求也孰意道衡一頌乃推及擊之僂乎推是心也他日張衡入侍
而血濺於屏風史亦何能諱耶然道衡飾說以恬請退得進好盡言於
亂世懲新仕於昏朝未遂懸車旋蹈
覆轍易所謂患至撥焉未足懼也

了九綱監甫

隋易帝十八卷

四一

緝帛纏棺

裴矩大識

朕意

裴矩奉國

不及者一

隋室舊臣

牛弘大雅

綱庚午六年正月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巨萬諸蕃入豐都市交易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胡客過酒

食店悉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胡客皆驚歎其賤者

頗覺之見以緝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

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群臣曰裴矩大識朕意諛諛合上意

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等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綱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奏曰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

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按弘榮寵當世車服儉約事上盡禮待下以仁

可當大任開議明堂辨音律論新禮降綬輕重任選舉則先德行後文才

信乎隋室舊臣一人而已雖職務繁雜而書不釋手雖言不出口而質直

史臣斷曰牛弘篤好墳籍孝復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

除年夷險不喻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登之不清混之不

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綱辛未七年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裴矩說

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帝欲征之矣但

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詔討高麗赦元弘嗣往東萊

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喘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

四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時詔總徵天

涿船艦相次千餘里往還在這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天下騷動於是始

相聚為群盜

丁南明曰予觀隋史之贊裴矩益知史氏之難盡信也其贊曰恪勤匪

廉謹之節予謂矩所以匪懈而在公者惟事乎開邊亡國耳夫亡國之

罪魁而何廉謹之足稱耶至綱目特書之曰冬以裴矩為黃明侍郎經

略西域而後矩

綱王簿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鄒平民鄒平縣名屬王簿擁

衆據長白山長白山在山東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

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竇建德起兵渾南

裴矩請征高麗

王簿自稱知世郎

無向遼東浪死歌

九國監南

音

十八

卷

丈夫當立大功

潭南漢之縣名即故城在直隸廣平府能傾身撫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嘗謂孫安祖曰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耶金稱聚眾河曲

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高麗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眾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陛下親行

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詔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道

並進○三月左侯衛大將軍段于振卒于師○日文振嘗上表遣突厥

出塞

麗道病卒帝甚惜之

六月車駕至遼東

○目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

為功名公等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皆敗於薩水而還

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惟二千七百人資諸器械失亡蕩盡

○九月帝還東都

○目殺張衡

○癸酉九年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目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

小寇乎不聽而行

○目玄感時以蒲山令李密

為謀主密謂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忌之

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

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

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

楊玄感起兵黎陽

楊素子黎陽漢縣名圍東都

李密志氣雄遠

乘牛讀漢書

李密說楊玄感

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玄感見朝政日紊潛就密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

九綱監南

隋書

李密三計

下計乃上策

為天下詳

玄感初非真能討賊

公家事知無不為

拜公好友而不欲勝

綱目得春

李淵御衆

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
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
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
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
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
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玄
感每言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
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

發明 關胡為亦書起兵乃綱目意於討賊之意也然玄感曷不書討曰
玄感初非能討賊者使其能相揚廣試父與君之罪正名舉義則亦必
以討予之矣

目遼東城久不拔會揚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軍還遣宇文述屈突通等
擊玄感來護兒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勅不宜

檀道護見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
無不為專擅在吾不聞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
驛奏聞帝已
救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玄感復委革福嗣以心膂不專任密退謂所親曰楚公
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八月玄感引兵趨潼關文述等追之玄感
敗死**發明** 綱目立法甚嚴煬既書弒故凡群盜及反者皆書起兵至是止
玄感黨與亦不書誅書法若此可謂得春秋謹嚴之旨矣

綱以唐公李淵為弘化郡留守弘化隋之郡名治安化縣今為慶陽府屬陝西道目淵御衆寬

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息之未幾徵詣行在淵遇疾
未語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之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
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綱殺楊玄感黨與三萬餘人目帝使裴蘊推玄感黨與謂蘊曰玄感一
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為盜耳玄感之圍東都也

綱目得春
李淵御衆
簡人多附之

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玄感所善文士王冑坐徙邊亡命甫
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冑死帝誦其佳句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和帝自負才學每驕夫
下之士常謂待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
高選亦當為天子謂秘書郎盧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
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于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
之馬按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馬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
其筆以避禍而空梁落燕泥庭草隨意綠之句隋煬倦倦於殺二文士何
其若人之

高選亦當為天子
甲戌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時天
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因契遣使乞降帝乃班師仍徵高麗
王元入朝元竟不至○劉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
煥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

劉煥獨以為不可
綱十月還西京十一月祀南郊大風
胡氏曰郊而大風正與慕容超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
慕容超燕王也祀南郊大風畫晦羽儀惟幄皆毀裂

綱乙亥十一年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綱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
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脩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
乃至捕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治共成萬七千餘卷
發明李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後世人主好學者無幾然亦有好之而
孝弟仁義為本二君不孝不弟不仁不義是其大本已失矣雖朝誦夜
習亦徒何益乎

綱二月孔雀集朝堂百官稱賀○綱有二孔雀孔雀文禽也廣
益諸州所產自西苑飛
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
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拜朝散大夫

蔡虛齋曰指鹿為馬秦之所以亡也指鳥為鸞隋之所以亂也人君能
清心窮理不為近習所蔽則視是非邪正判若黑白况物形
之最著者乎

李以孝弟仁義為本

李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後世人主好學者無幾然亦有好之而孝弟仁義為本二君不孝不弟不仁不義是其大本已失矣雖朝誦夜習亦徒何益乎

楊帝楊超同符
容超同符

世民既定

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攻鴈門名詔天下募兵守令兢來赴難李崇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與

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十月帝還東都

楚帝林士弘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五月除納言蘇威名國帝問侍臣盜賊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納言

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

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逐今復徵

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皆饋珍饈威獨獻尚書或諧之曰

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

蘇威獨獻尚書

翟讓等起兵

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後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

征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詔除名為民革兵也

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宇文述勸

翟讓為東郡法曹坐事當斬亡命於瓦岡為群盜聚眾至萬餘人同郡單

雄信徐世勣皆從之李密自雍丘亡命亦歸讓諸帥相謂曰今人皆云楊

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

密密與讓等起兵攻滎陽帝徙張須陁為守擊之密畫策用伏分兵千餘

殺須陁河南郡縣為之喪氣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國詔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

威高君雅為之副擊甄翟兒淵被圍子世民將精兵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眾取饒陽詔罷義臣

李氏將興

李淵為太原留守

唐世基以盜聞

義臣降賊

兵○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鑑內史侍郎盧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之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丁南湖曰隋史云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信哉斯言也予觀煬帝昏狂之主今古一心而姦究之臣前後一律此觀過之所以各於其黨

恭帝名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為帝在位二年禪位于唐廢為鄴國公年十五而薨

丁丑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實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定陽河汴劉武周天興元○梁王梁師都承隆元○

秦王薛舉秦興元○梁王蕭詵正月杜伏威起兵據歷陽江淮間小盜多附之○鑑二月馬邑馬邑漢縣名屬雁門郡今山西朔州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收兵得萬餘人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李密據洛口倉

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之遠近莫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眾於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用祖君彥為記室於是趙魏江淮群盜莫不響應

秦齊決波

封德彝附托世基

鑑四月薛舉自稱西秦霸王盡有隴西之地○鑑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鑑內史舍人封德彝附托盧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

諂順帝意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彞所為也

世民有宏天下之志

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二人相見

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給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

何憂貧賤

城上烽火寂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

此人命世

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

非高光之才不能定

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魏太祖之徒歟

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魏太祖之徒歟

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

文靜奇世

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

今為河

南府

群盜始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

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

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

君意

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

世明說李淵起兵

故曰虛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

此天授之時

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

此萬全之策

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

世民化家為國

為此言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

乘寂以室人侍李淵

盡乎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

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

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

從寂飲酒醉寂從容言曰二郎

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眾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

如探囊中之物

唐公以義起兵
李淵遣使如突厥

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
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
士馬精彊宮監蓄積鉅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
有之如探囊中之物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竊懼及禍屢
趣淵起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等郡民年二十以上為兵擊高麗
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
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
近萬人王威高君雅見淵兵大集疑有異志欲討淵使世民伏兵殺之
發明唐公以義起兵大非群盜之比而綱目一繫書之何耶公倘能正
為討罪之舉君子雖欲異之不可得已况又淫汚宮掖談詐啗眾殺人以
利己乎

六月李淵遣使如突厥。突厥欲淵為帝則以兵相助。淵
不可裴寂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

掩耳盜鈴

太宗有濟世之志而不知義

世民謀倭人

李淵定入關之計

淵曰此所謂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

范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
表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正敬之乎太宗陷於突厥何以起兵高祖呢
割業之乃其子孫則而家之如影響之應形聲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
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附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豈有勤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
平則將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而不知義也

淵命淵使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西河郡
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至西河城外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
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
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還業遠近聞
之大悅世民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
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為
大將軍

秋七月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

警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隋遣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霍邑縣名今改

平陽為霍州屬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兩淵不得進淵以書

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

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

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

我塞成阜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候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

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戰國策趙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

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捕其喙鷸謂蚌曰今日不雨

明日不雨必有蚌捕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蚌鷸不

肯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未為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

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第攀鱗附翼惟願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屬珠王反附也

淵以書召李密李密妄自矜大李密非折簡一致徐觀蚌鷸以收功

籍秦若反簿籍也謂屬附宗籍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

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兩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

等亦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未殺被野何憂之糧老生

輕躁一戰可擒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

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

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號泣諫曰今

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矣淵乃悟

追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

胡致堂曰武王伐商救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武父殺兄則紂之

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

代王也不必詐為教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

擊二京義聲既震群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土則不逾旬時

因

世民請先入咸陽

世民無湯武及身之季

文靜智謀之士

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夫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及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文靜以突厥兵至

八月雨霽淵進軍大敗老生斬之遂克霍邑霍邑漢縣也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降馮翊

魏徵有大志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使其客魏徵為啟謝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徵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磊落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召之

魏德深下戰而治

初貴鄉長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後徵稅百端民不堪命唯肯鄉閭里不擾所求皆給民愛之如父母元寶藏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

魏明府何忍棄去

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

徐洪客獻書于密

萬秦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不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正

胡氏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唯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

唐初之人皆不及

抱匡時之器懷濟世之具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

天下未嘗無才

奇固多矣而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嘗仲

黃冠抱匡時之器

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不若先克河東指屈突然後

洪客可謂高士

西上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

世民諳徑趣長安

行而西以鼓進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

葉耳且關中蠶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淵兩從之留諸將圍

河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收其豪傑以備

後備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

世民諳徑趣長安

後備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

娘子軍
玄齡謁世
民於軍門

一見如回
識與王氣象
自不同

太宗筆迹
唐室

李淵約法
十二條

李靖有文
武才畧

可言得相
之界此

府號娘子軍。隰城山西汾州。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二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

尹起莘曰：興王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纔半載。方其拔西。取霍邑。克汾。降馬。守潼關。狗渭北。兵威所至。摧枯拉朽。今遂大合。諸軍為攻圍之計。未幾遂克長安。雄據京邑。是豈四方諸寇所能抗衡者哉。惟合綱目先後所書而觀之。則太宗之所以肇造唐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直矣。

十月蕭銑起兵巴陵。巴陵縣名。屬廣州府。自稱梁主。後梁宣帝曾孫。十一月李淵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收靖將誅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相之略者。獨此子耳。淵備法駕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

帝為太上皇。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創垂不及
漢高

發明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狃於見聞之故。而蹈昔人竊慕之智。實苟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稱順德。逆之罪。數其淫虐之惡。播告四方。與中民伐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大義。此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歷年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韃靼。林邑。高昌。女直。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已。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恃逆詐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繁賦重。盜賊蜂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恫憂。惡聞直言。喜自壅蔽。意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右隋四帝合三十八年

隋朝總論

隋朝總論

隋朝總論

隋朝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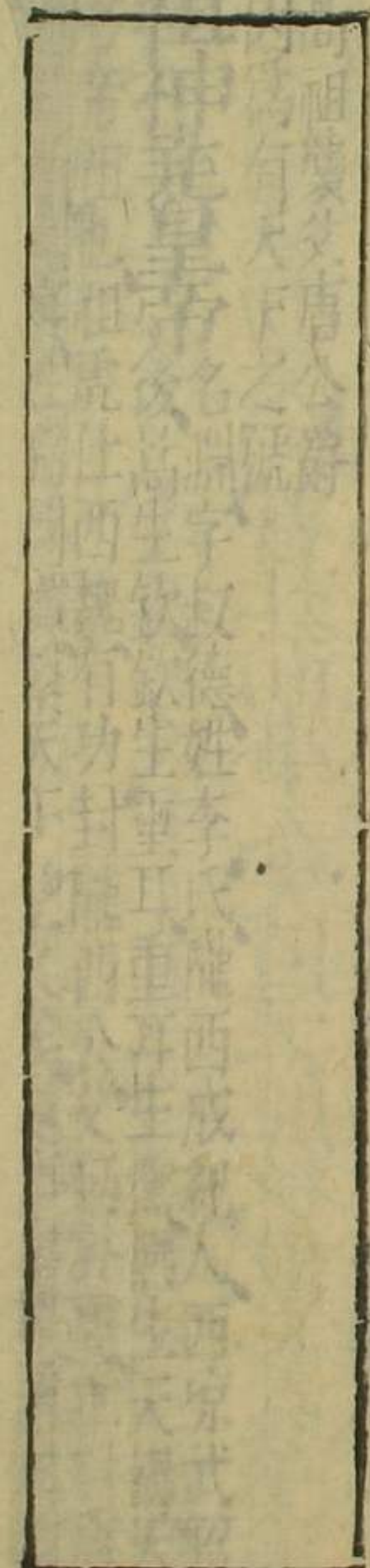
顧迴瀾曰嘗觀綱目婁子晉納妃楊氏女堅所以著普六茹虜三堅得政之始王軌言普六茹之姐也劉昉輩引以輔政而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尉遲回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嘗問吏季才曰堅固負騎虎之勢者獨孤夫人曰騎虎由是朱扉一開燕雀駢集或以鬻斗奉李穆奉鬻斗於堅曰或以金帶遺堅或以應天受命勸進季才勸隋主以今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煙矣噫世不多賈氏女孰為救舅氏之患哉賈女聞周主禪曰恨我然即位之後勤於聽政儉約為心隨才任官信賞必罰義倉之制陳境之復足以繁枯潤固所被繁枯潤固而叛降相繼吐谷渾却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發明隋主以詐得國獨於故百姓繁庶中外奠安遂坐收版籍豈偶然與然自不悅詩書而性傷於忌刻盜一錢以上斬愛不全父子此子不堪承嗣久矣而牽制於婦人獨孤氏教官人帝怒單騎走

輕人下至其晚年暗於付託立廣為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之誤太子廣逼陳夫人拒之蕭吉三千二百之上吉上蓋地云十年三前給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蓋亦有以現其終矣阿夔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則傾亡之禍已胚胎於得位之初而乃弑君父承宣華賜陳夫人以殺太子兄以肆其醜逆焉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乎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文帝嘗曰朕旁無侍姬五自是而後因章仇太翼之妄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置苑廣禽游獸間古賦隋苑廣宮樹富剪綵之春馬上奏清夜之曲行幸所在有留香草根車駕所臨造觀風行殿繒帛纏樹螢火遍山帝徵求螢火數遍山靡麗怡情放志蕩周天元以好樂而亡何不少鑒耶高頴曰周樂而亡股鑿不製艷篇以夸視戎夷帝以故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好民而呼韓稽顙帝幸啟民指揮群醜風駛雲流威振八紘曠世所罕使

其抑鋒止銳以亨豐亨則悠悠六合皆吾故物也奈何聽裴矩之佞詞
裴矩知帝好遠略撰西域圖記圖未獲之他衆千麾萬旗被甲蒙冑耀武窮髮逞志高
 麗使丁壯盡於矢刃衰弱墮於溝壑對帝語而侈志不休由是民心軍
 心魚潰鳥散湍奔矢往而富強之業如葉上之露也龍舟恣樂屢幸江
 都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都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都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
 愁天子雖罄南山竹决東海波亦笑足以窮其罪惡哉普天同怨禍起
 殿庭字文化及兵入帝曰我負百姓爾輩榮祿無極何乃如是今難免
 於字文化及之手斯時也王世充專擅於東薛仁果竊據於西梁蕭銑
 角立於南劉武周飛揚於北其間哮鬪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盜稱
 名字於草萊山谷間者環階區皆勍敵也曰侑李淵立為恭帝曰侑
 立之留守官名曰隋君而布席禮佛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王世充惜哉楊
 氏之業不為不富不為不疆不為不义安父子甫二傳宜未至遽為天

下笑而煬帝縱樂一時乃至亡身以及天下何也豈天心厭亂富淫人以
 奪之魄而李氏當為天子乃蒼蒼之默有所寄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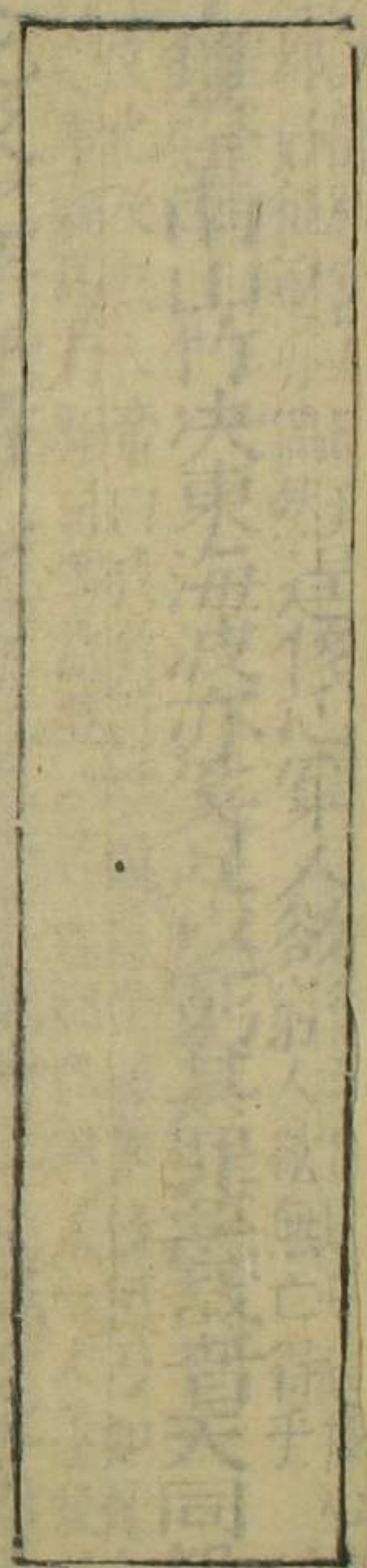
明 趙田 袁黃 朱熹 司馬光 通鑑 綱目 編纂 刊行



了凡袁先生綱鑑補十八卷終

隋書卷十八卷終

卷之十九 趙田了凡表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網鑑補卷之十九



鼎鏃趙田了凡表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網鑑補卷之十九

宋 凍水 司馬光 通鑑

考亭 朱熹 綱目

明 趙田 袁黃 編纂

潭陽 余象斗 刊行

○唐紀 高祖襲父唐公爵

高祖神堯皇帝

高祖神堯皇帝 名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暠之孫也祖虎仕西魏有封隴西公父昺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曰高祖也祖虎仕西魏有封隴西公父昺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曰高祖也祖虎仕西魏有封隴西公父昺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曰高祖也

綱目 隋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侑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并楚土弘魏定楊梁師都秦梁魏凡四月隋宇文化及弑其君廢於江都立十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忘

秦王浩○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色不離口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顧視唯恐不足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飲沉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至是字文化及帥令狐行達縊殺之化及既弒帝入朝堂百官畢賀縊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三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宋潛室曰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度自以為日月所照兩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島夷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有也意謂浪蕩之野鴟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發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遼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府庫空竭頭會箕歛而民盜不堪命由是盜賊蜂起海內四分五裂矣江都衣而身亦隨殞非子之至愚孰能與於此哉

袁了凡曰陳之亡也許善心披裘藉草東向號泣雪涕而受命及宇文述能忠謀亡不死殫為技巧取悅新君轉益富貴晚又以陳亡之術施諸隋公與化及之復為文帝且冀浴而用也夫國亡君弒臣有死而已乃適迴於衆賀之日啞啞於被執之時賊召之來則來摩之去則去推斯類也將賊而賜之衣則必服予之館則必就命之官則必拜而東向之哭北面之第種種故能倚次第見耳惜賊之果於殺也

因時取與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國隋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為耳狐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術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狐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効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唐高祖不自欺范華陽曰唐高祖可謂不自欺矣然以其取而必曰受禪是未免襲裴世之迹也○國梁王銑稱皇帝徙都江陵○國五月唐王淵稱皇帝○國隋恭帝禪位于唐唐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問書漢書
以與漢書
下綱自書
之有異其
致何欽

書法漢唐皆以兵取天下也漢高書即皇帝位此書無參帝何唐之兵不以討賊名也

丁南胡曰秦略之無道一也故漢唐取天下之正亦一也綱目書漢曰王即皇帝位書唐曰唐王淵稱皇帝是何褒貶之大殊取漢

隋越王侗稱皇帝王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

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高昌西域小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引弓

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綱唐定律令置學校**唐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大學四

門生合三百餘員郡縣學各置生員秦人焚書坑儒至漢始開學校隋人廢黜儒學至唐始置學

六月唐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右

寶威蕭瑀為內史令綱唐主待裴寂特厚稱為監而不名委蕭瑀以

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綱唐主責

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主業經始

事係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勤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

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綱唐主每視事引貴臣同榻而坐劉**

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唐主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

昔之歡何可忘也**綱唐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胡致堂曰楚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

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之為人合於太宗也夫高祖不

取高祖奇士而眷眷於私暱押比之徒久而不忘故唐室初政無足觀

高祖不取
高祖奇士
人主之職
在論相
唐立建成
為皇太子

綱唐立世子

建成為皇太子

元吉為齊王

尹遂昌曰

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嘗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蓋召建成明論以其業所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讓則建

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漸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段

阻之地世民若孫則實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表裏而肯始終無間然

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

於磐石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為古今之大惡悲夫

綱唐廢隋帝侑為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鄴今山平州○**詔曰**近世以來時

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

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范華陽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

况宗族乎高祖始即位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

世宜哉

綱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鑑**萬年縣今改為咸寧縣屬陝西西安府

法曹孫伏伽

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

帝位徒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且易其覆轍務盡下

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

宜謹擇其人

有素無行我專好奢靡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爭離以至敗

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

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書法書法從善也高祖初政

范華陽曰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

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禮之威初不言帝室艱難惟再

發明世或謂密起兵不為不義乃與東都送為勝負其非羽比甚明且

密前此移檄州郡數揚十罪至是乃反欲降隋何哉綱目

李密非項羽比

綱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

密獲祭酒文遠嘗受業

綱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將軍志欲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為伊霍

還○**綱**徐文遠

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此密之本
猶不失
忠義之士

絕扶頤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齊卓王莽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康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士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克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克不可入朝也

將軍前計
為不諧

王琮忠臣

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先是建德陷景城將殺戶曹張玄素縣民千餘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殺之何以勸善元釋之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初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建德攻之歲餘不下琮聞煬帝凶問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先是建德陷景城將殺戶曹張玄素縣民千餘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殺之何以勸善元釋之

○八月秦王薛舉卒子仁果立○唐立李軌為涼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眾降唐○魏公既殺翟讓先是翟讓以立

李密與唐
因說密殺之

民以食為
所天在此

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群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密喜謂閻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閻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強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憂吝屑越如此荀子云齊越切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與王世充戰失利與眾三萬人歸關中唐以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秦圍涇州唐兵敗績守將劉感死之○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命感帥眾赴之大敗仁果擒感復圍涇州令感諭降感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果怒埋感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愈厲隋氏負不

至死聲色
愈厲
劉感首以
死節持書

○唐行戊寅曆○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雖行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唐德方新是以劉感首以死節持書于冊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孤蓬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皆垂世勸戒也

綱隋字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後夏王建德破化

綱十月朱粲自稱楚帝後繁略唐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國**子臧

與馬元規擊破粲言於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

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眾兵復大振進攻鄧

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

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發明鄧州之敗馬元規與呂子臧俱死而不得俱

綱隋以王世充為大尉○**國**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

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

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綱唐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折墻秦王仁杲出降○**鑑**世民至高墻高墻地名在隴

西仁杲使宗羅喉將兵拒戰唐世民引大軍自原非出其不意羅喉士卒

不可失

大清斬首數千級世民率二千餘騎追之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至

城下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出降唐竟斬上諸將皆賀因

問曰大王一戰而勝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

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士持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

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墻虛弱仁

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

弟及宗羅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賊畏威啣恩皆願效死

綱唐主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

見世民不覺縮服私謂殷開山曰直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綱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國**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

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果傳至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

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郭孝恪曰此民眾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

見世民不

豐籍服

徐世勣賜

姓李氏

魏徵自請

安集山東

世民論取

羅喉

不可失

諸將皆賀

因問曰

大王一戰

而勝輕騎

直造城下

眾皆以為

不克而卒

取之何也

世民曰

羅喉所將

皆隴外之

人將驍卒

悍士持出

其不意而

破之斬獲

不多若緩

之則皆入

城仁杲撫

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耻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土馬
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者恪詣長安唐主聞之嘆曰徐世勳不肯
德不邀功直統臣也賜姓李

世勳其姓
范華陽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
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逢款
祖非先生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李密驕貴曰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遇大
朝會職當進食深耻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言
於唐王曰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
如拾地芥耳乃以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密遂擄桃林縣桃林隋縣名今河南

驅掠徒眾直趣南山栗險而東盛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
夏主建德取深冀易定等州○時有大鳥五隻於樂壽群鳥數萬從

此天所以錫大禹

之又有得玄圭以獻者建德群臣曰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國號夏
綱唐綏隋河東守將堯君素○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
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若君素曰天下名義
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歎
歎及江都聞變左右殺君素以降發明堯君素之死書河東守將則見其

綱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鑑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
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
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
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雜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
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丁南湖曰唐初仕宦多隋舊臣節義蓋無足觀惟素立筮仕武德初出
無玷直諫守法而蒙清要之擢厥後庶夷治郡隨在著勳而

九綱監甫

七

唐史錄為循吏高祖納諫用

唐以舊法

唐以舊法安吐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

古者樂工不與士齒

使鳴王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發明為政之失莫大於流品

鳴王曳組

將以貽謀詔後鳥可使樂工雜劇跡於縉紳之列哉直

唐定租庸調法

唐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歛

與字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

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彝諂巧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于唐主

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唐之官賞不足貴君子難進而果退

胡氏曰德彝士及身為大臣權稱召亂文與叛逆詭書具

范華陽曰自古君子易欺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

綱鄭王世充稱帝○五月世充弒隋王侗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

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

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秦主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

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舛望則有之非敢謀

反寂曰文靜材略過人性慢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平用寂

言殺之籍沒其家發明唐定律令置學校選隋氏宗室擢孫伏伽李素立

唐無愧之王之業

工於朝列懼亡國之役臣今又殺其建義之上未見其可也文靜之死

胡致堂曰文靜首倡大謀賞不酬勲又以謬死而太宗不能力救河也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取力諫為是也傲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此連辨使勲舊節勉其責大矣為文靜者功名已著退以全身向善如之而乃芥蒂自取積毒其材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綱劉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唐王怒謂李綱**

晉陽元王之基

得公孫元濫刑

曰元吉未習時事故遣竇誦宇文歆輔之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故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誦曾無規諫又掩覆之今日之敗誦之罪也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唐主悅引綱升御坐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綱**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綱**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威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王罵曰卿向為潘仁長史乃耻為朕尚書耶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

李綱五

李綱差盡忠孫大加忠直

太原王業所基

焚書毀衣

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五兒拜是官○**綱**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重電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悅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武周**軍勢甚盛關中震駭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克復汾晉唐主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綱**唐以夏侯端為秘書監○**綱**初唐主遣端安撫淮左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艱苦得達

宜陽縣名復為舊骨

○**綱**唐貞元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揚梁師都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綱**唐貞元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揚梁師都正月李世勣復歸于唐

世勣不忘本朝

敬德歸奉

唐立老子廟

○唐世勣謀侯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

唐建德久之不至遂與郭世恪帥數十騎奔唐建德群臣請誅李蓋世勣

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唐世民與劉武周將宋金剛相持世民屢破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

衆勝逐北晝夜行二百餘里追及金剛於雀鼠谷雀鼠谷在山西南一日

八戰皆破之敬德與尋相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右一府統軍使將其

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亦與

百餘騎走突厥并州悉平

丘瓊山曰

綱目武德七年始以大統予唐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亡其當時人心歸唐又矣尉遲建德之徒乃群盜耳人心所歸是之謂

唐立老子廟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

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書法書老子廟

范華陽曰

唐祖老子出妖人之言而謂史者附命之高祖故也原高祖明皇弱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廢之於上帝單天誣祖傳道

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時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

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

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嘆曰狗彘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屯

于北邙世民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勿舉

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

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秦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

各引兵還

胡氏曰

秦王世充語雖大而理未暢使唐初舉事若易伐桀武伐紂亦公誅無道秦則其文告之雖豈止如是而已乎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云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

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

四海咸仰皇風

狗彘之出至此

公何相報
之東

敬德三奪
精

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單時戰反姓也引槊與稍同，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會出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陣中，敵叢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謀與敬德較勝負。元吉操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湏臾三奪其稍。

丁南湖曰：元吉與敬德比，稍志在刺之，蓋思世民之得敬德也。而其欲殺世民之意，已見於此矣。厥後玄武之變，敬德救世民而殺元吉，蓋元吉自取之取君于於世民矣。以過責為耶。
綱 辛巳 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二月，夏王建德將兵救鄭。五月，唐秦

郭孝恪請
殺世充

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世充降。○蓋時唐兵圍洛陽城中，之食建德救之，乃貴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當將面縛，建德運糧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將驍騎出武軍東，建德迫於武軍，不得進。數戰不利。○自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北濟河，南建德，悉眾出牛口。嶺世民帥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槊中去，搆武威逐之。建德墜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世充素服帥

祭禮之言
不可違

九周監南
唐高祖

世民言

威

秦王之業

誠意

秦王之業

秦王之業

秦王之業

秦王之業

秦王之業

秦王之業

秦王之業

秦王之業

太子群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宮城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

欲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及闕廢諸道場

秦王坐閭闔門藉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

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

胡致堂曰晉書謝安嘗謂王羲之曰安嘗與卿共事也然長安并州將帥自是以孤各陽之心爾而

秦王之業蓋非世充其能不被乎既破世充比取建德不過遲時月之

間耳又曰蕭何罪固大矣比之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之徒不有問乎

秦王之業蓋非世充其能不被乎既破世充比取建德不過遲時月之

丁南湖曰秦王之業蓋非世充其能不被乎既破世充比取建德不過遲時月之

王世充僕射魏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以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

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

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

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

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麗臺非興王之所為耳昔傳

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

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綱唐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行獨孤脩德矯殺之斬

竇建德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半

胡致堂曰王世充非唐之叛臣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弑恭帝其罪為

建德也無乃惡其能與世充之罪也世充事煬帝不忠又弑恭帝其罪為

尹遂昌曰太宗英武蓋世漢高光之傳而王世充以盜賊之罪當之且

曰太宗弱冠起義克長安平群雄盜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至此

使之處光武之地固優為之若漢高之傳而王世充以盜賊之罪當之且

起於亭長首誅無道秦功無挾詐詭秘之術固已高人一等退據巴蜀

乃能席捲三秦聲羽大進百敗而氣不折使太宗處此其少年英銳之

氣恐未敢如漢祖之志况淮陰彭越韓彭祖能籠絡駕馭劉武周

王世充等非所敢擬此所以知其未易辦也

綱唐初行開元通寶錢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

開元最為折衷

其弊至是唐初行開元通寶錢積十錢重二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

五百手無窮之利

丘瓊山曰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五銖之後惟此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不文惟此錢至今通用之為千百年無窮之利也

建德部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兵勢大振十一月陷冀州擊李世勣等破之遂攻拔相州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又取黎魏二州黎州今為濬縣屬大明府衛州今為衛輝府屬河南道

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總管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執唐虜虜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盧賊降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乃笑曰盛將軍有佳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是日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

盛將軍有佳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蕭瑀天策府從事中

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蕭世長記室薛收詹曹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

穎達信都蓋文遠宋州府屬今歸德府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

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也六人為一番直宿館中供給珍膳恩禮

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也乃

寢乃使庫直閣立本圖像圖畫已上十人形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瀛洲者言如昇仙也

丘瓊山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

正文學之士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館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且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又為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其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亦非所以安諸位定國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姿而亦非所以安諸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發危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

開館延文學之士

登瀛洲

三番更日直宿

九則世宗

唐高祖

三

太宗三代

如悔王公

玄齡取米

而談

成其其奉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虧德亦或以此哉

物杜如晦為秦王府兵曹參軍我遷陝西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如杜如晦王佐之才按唐書玄齡曰太王

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為世民盡

死力每令玄齡入奏事唐主歎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

談丁南湖曰十八學士之選何其驟進而驟退乎蓋高祖愛三子之心交保全成古故散世民之黨如此其亟嗚呼

綱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監時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順流東下以擊蕭銑銑倉猝徵兵塗阻不能遮集乃悉見

兵出拒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梁勝直抵江陵其外城又於水城

之大獲舟艦李靖使書投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梁以

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

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

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

援兵至者十餘萬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銑乃謂群下曰天不祚

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

塗炭乎銑乃下令開門出降○目諸將多言梁將帥拒闕死者請籍其家

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

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丁南湖曰

李靖用兵臨機果料敏明唐史以忠智贊之誠為唐初明將之魁首然擊銑之餘無片言以止唐主之殺銑是亦可責也

九周監甫

唐丁南湖曰

十四

義統非唐

范華陽曰

蕭統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楚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統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討

庶幾武王下車之政

胡致堂曰

蕭統志復舊業非唐叛臣若以文告之辭招而撫之再三不

必通劉舞

劉黑闥取唐定州

總管李文通死之○黑闥執玄通愛其才欲以為

唐起兵死節四人

書法

唐起兵四年書法節者已四人劉黑闥呂子臧張美

唐起兵死節四人

王午

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

六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唐秦王世民擊破之

黑闥奔突厥山東悉平

利

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

寇并州遣兵寇原州屬陝西平涼府唐王

勝而後和

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

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璽曰戰則怨深

人五以三

不和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

突厥恃大羊之衆有傾中國之意若不戰而

子為法

著美唐主從之

鄭元璽曰突厥禮與質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

世民深惜

胡致堂曰

突厥禮與質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

世民深惜

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

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

世民深惜

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

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

世民深惜

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於此

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千戰常

世民深惜

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於此

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千戰常

世民深惜

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於此

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千戰常

世民深惜

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於此

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千戰常

世民深惜

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於此

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千戰常

世民深惜

入賊陣心慕效之以至於此

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千戰常

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綱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黑闥○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

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

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曰盛唐主

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

嬪以求媚於上太子中允王珪先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

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若

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助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

自安太子請行唐主許之建成乃將兵討黑闥黑闥引兵南遁○時世

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

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准

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捷好求之手救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

此兒非昔

與婕妤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典兵在外為書

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秦王每待宴宮中思太楊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

發明晉書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嗣社稷之案

蓋亦出於高祖之意將使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耳殊不知太子本以嫡

長以序而立豈論有功與否正使殄平黑闥其功亦豈能及秦王之一

乃使之擊賊雖所見不同要皆私怨蔽之是固二君之過也

范華陽曰東山里克入而諫若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

間矣○士魏以輔導東宮為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諸位

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欲立之能為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

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勳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胡致堂曰夫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又曰太子令二王教

適嗣不可
以帥師
唐祖家私
其子以長
不以功
里克善處
父子之間
秦王有定
天下之功
王魏之食
猶如此
父子君臣
變而不失

世民功名
日茂
秦主功蓋
天下
建成請與
謀黑闥
令教與詔
敕並行

其正
高祖可謂
易其言

與詔勅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窮
杜諸人亦無所警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王為善生所教
可謂易其言矣

五瓊山曰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謀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
固辭以止於乎不有叔齊之心亦焉用是為哉昔王季受太王之傳國
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伯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貶辭焉使
大宗不為虛讓之美以成高祖之幼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
壞極而弗可救者昔人惜太宗無子繼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
之義而過為是名以自速其罪矣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為哉

留安獨
然無疑

綱十二月唐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綱**時山東豪傑多殺長
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曰事者皆令直入卧内謂吏民
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且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
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與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誠以待人
公推至

綱癸未唐武德六年○是歲高祖開道輔公祐皆敗死惟梁師都至貞
漢東亡并梁凡三國黑闥所著饒州為府屬江西道刺史諸葛
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斬之○**綱**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鋏來為高祖賢

高祖首行
是禮

董所誤至此

綱甲申武德七年是歲高祖開道輔公祐皆敗死惟梁師都至貞正月依周

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大中正官名三國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

掌知州內人物品量舉策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綱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綱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綱**詔王公子弟各就學高祖嘗

綱首能行是禮其視瞻人廢黜學校者不同矣○**綱**三月初定官制

綱范瑒陽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除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大司

以來失之而唐不能革也且既有三公而又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

既尚書省而又有九等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言之有

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

綱胡致堂曰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有司比也而於於匠監之下非

降內侍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卷尹與政之階替矣

尊儒重道
之意明

問唐初定官制范氏胡氏交論其失何如

天下萬事
皆備於此

高祖首行是禮

董所誤至此

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

掌知州內人物品量舉策

以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首能行是禮其視瞻人廢黜學校者不同矣

立租庸調法
世業口分

丁中者當也當強壯之時中者謂上下通也四歲為小十六

為口分八十畝每下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絕布同故其

宜亦異也皮帛之細曰綾稍曰絹歲後二旬不後則收其傭且三

尺者則日收綾或絹或布三尺是之為傭有事而加後者旬有五

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蠱霜為災什指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

調損七以上課後俱免

胡氏曰以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

范華陽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

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為治者唯能省力後薄稅

勤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古田有限困窮有資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

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

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使舉兵

廉恥待士
大夫之美
唐之法蓋
庶幾
均天下之
本

高祖不明
之過

表裏相應文幹遂發兵反上遣世民討平之

范華陽曰建成擅募兵甲以危君父其罪入矣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

高祖不明之過也

袁了凡曰元吉勸建成除秦下實自為計耳夫世民所以去建成也按

太宗附察嘗曰若使建成元吉肆其毒心則群小得志然元

吉狠戾終亦不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錄云元吉合唐字

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為亂未成預懷相奪然則

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之矣

綱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二世民將兵禦之○時上以突厥屢寇關中

欲遷都避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易

秦王威
突厥

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遷都避之貽四海之羞為百

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威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

期請係頡利之頸致闕下若其不敵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

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

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唐高祖

突厥受盟

八月突厥受盟而還。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

及齊王元吉引兵拒之。世民與虜遇於函州。勅兵將戰。元吉懼不敢

出世民獨帥騎馳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可為首約。深入我地。我

秦王也。可汗能獨出與我。又遣騎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

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頡利見世民輕出。與

聞香火之語。疑突利與世民有謀。遣人止世民曰。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

固盟約耳。乃遣突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去。

乙酉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壽州今屬鳳陽府。鎮

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召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

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官民禮

無所不備

不復得為交遊。自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丁南湖曰

周欲治故人之姦賊。而為設酒。散髮陳平生之好。甚歡。張鎮

其不私故人。予謂其以私一已也。

丙戌九年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書。悉其假託。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使不忠不孝。削

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起三途。謬張六道。三途即三慾。六道

門上。六道天。途界也。二曰愛慾。門中。道人途界也。三曰貪慾。門下。遂使

愚迷妄求功德。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

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

悲夫。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羗戎亂華。庸

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齋襄。足為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

明

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齋襄。足為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

明

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齋襄。足為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

明

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齋襄。足為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

明

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齋襄。足為明鑑。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

張道源是
大倫莫如
蕭瑀不生
於空桑
博奕蕭瑀
論佛去何
知

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突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突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突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按列子云伊尹生於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身因化於空桑有華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而顧其色盡為木長而賢為殷湯相此乃妄誕之說引之但以證傳突之言耳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上從突言命有司沙汰僧道

丁南湖曰傳突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義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為事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嘗問醫况遺言戒子六經名教故識者以獨見之士褒之若瑀為梁武後裔則其家教相傳崇尚妖佛無惑乎其昏謬若此也

綱六月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是月丁巳太白經天按天官書太白出不經天經則天下革政晉氏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極曜東山西當

依西過午為經天
謂畫見午上
各陽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以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

蔡二叔欲王叔
建成元吉也
公心如山
不

旌旗如漢梁王故事梁孝王漢景帝同母弟也以擊破吳楚有功賜車服旌旗擬於天子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曰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周公謀管蔡二叔欲王叔建成元吉也以安國家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諮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蓋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及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

九國通商
五五五五

聖人所以
同歸於道
賢人養重
於斯

以魏徵王
理為諫議
大夫

秦王改容
禮魏徵

世民舉不
義雙

世民謂
於二人

晉仲不為
雙桓公

太宗從諫
為首稱

太宗從諫
之美

王魏不當
雙天宗
斯事較重
子之太節

之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
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太子
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
死故也必若唐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
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袁了凡曰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俟其自及也隱太子
叮囑為首首羅殺機
以魏徵天倫也厚乎

細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按唐書珪推誠納善每有規益帝益任之○蓋初洗馬魏徵洗馬

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自如對曰先太子早

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警事王簿唐書東

亦召王珪前挺於雋州先是王文幹與世民舉不義雙
皆以為諫議大夫書是世民舉不義雙
皆以為諫議大夫書是世民舉不義雙

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
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句擊之
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
得終讐桓公而得之以為君今建成或為太子且見也秦王為藩王又弟
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
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
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
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
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尹起莘曰太宗之德以從諫為首稱今觀其聽政之初即擢王魏為諫
無二乎國無二王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
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之祿者也非食太子之祿
者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為王魏者
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
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救之失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
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離高祖亦不當離高祖其失在於不
能請命高祖而已斯事繫於

臣子之大節不得不辨

邵二泉曰或問王魏徵不始建成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為善於義然
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
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為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

問王廷魏徵不死建宗君子以爲害於義然歟否歟

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命而轉太子。其爲制也。在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命。而忽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弑。特一間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爲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出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不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里。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尤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爲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爲乎可。

袁了凡曰。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敗之後。當留帝。待罪。惟高祖命耳。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或未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一人將何從乎。荷亭辨論。似爲有理。足破千古之惑。愚謂太子藩王。固俱人臣。不亦曰。太子國之副君乎。故太子。當諸王。而有弗正。則當諫。諸王。當去太子。則惟有死而已。記曰。士死制。何君命之俟之有。

監世民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

悅。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後救天下。

高祖贊曰。唐有天下幾二百年。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爲難。扶持而承其大。

賀善贊曰。唐取天下。綱目書之。雖與漢殊。然自即位以來。善習學校。立如李素立。蘇世長。蓋皆予之。至善用隋宗室。善斷公費。則又宋齊以來。絕無而僅有者。也。

方正學曰。無顧戀之態。宜其明達。有以與聞乎。道即是。蓋不獲已耳。太宗以藩王。一旦殺太子於宮內。使其心膂。力之臣。操其至於若少之側。而高祖不知其專。亦危甚矣。高祖之心。蓋深爲之懼。替爲之怒。而不知其柄。已下移。莫可如何也。於是承以太上皇自號。而避其迫人之勢。大宗亦安於處之。以爲當。而不怪。此其時。爲何時。其事。爲何事。即傳位之後。又閱十年。高祖不能忘。情於天下也。審矣。太宗貞觀之治。爲甚矣。太宗之早得位。天下之幸也。其所以蚤爲政於天下者。太宗之不章也。

教宮女三千餘人。詔以宮女衆多。幽閔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發明。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立妃長孫氏爲皇后。目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

太宗盛德之事

了凡語。卷之九。唐高祖。一。七。七。三。一。

馬后不問

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

六騎徑詣渭水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蓋時突利頡利二可汗

蕭瑪叩馬固諫

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頡利見止

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蕭瑪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嘗之已熟

制服突厥在此一舉

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

於便橋與頡利盟

輕之又震懼軍容示之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

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猶第觀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斬白馬與

太宗論制突厥

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退蕭瑪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

不許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

還朝

唯賸是求襲擊其眾勢如拉朽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

引將至習射於顯德殿

虜戰所損甚多故且卷甲韜戈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然後養

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瑠謝不及是年九月

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蓋諭之曰朕使汝曹習習弓矢居

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人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

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

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

范華陽曰

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廷

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天

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

人君以教
化禮樂為
先務

太宗知用
兵之要

取勝多在
此

太宗有定
勳臣爵

無所私

淮安王尚

安法

次公

無所私

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強征伐四克威加海外
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
吾弱當其強當其弱彼果吾弱逐奔不過數千百步吾果其弱必出其

其陣後返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定勳臣爵曰上而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命陳叔達於殿下唱
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

淮安王淮安王今為唐縣屬河南南陽府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公房玄齡杜如海
等專美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

及實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
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

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丘文莊曰唐太宗之論房杜亦如漢高之論蕭何然漢之功臣以何為
首而唐功臣之首則長孫無忌也無忌之功不見於史豈非

以除建事大功次大開國承家論功行封當先述授而後已私顧以
嫡之功而加諸建業之首豈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論房杜而不較無
忌意者有所回護而不敢言歟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
今除官及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
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今不論其賢不
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置弘文館○蓋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曹李充為著作特曲籍混亂充
以類相從通曰四部書分甲乙

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世南等以世南等以

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揚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胡致堂曰：太宗之問，豈獨揚帝為然？魏徵當因此為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脩進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以虛己受人，為言何其難也。

目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胡致堂曰：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穎達所對亦足以戒之矣。

目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

後於後。○**目上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聚馬，元帝為魏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胡致堂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劫父臣虜，殺兄及弟，教君親而代其道，而有是哉。

目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事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目上嘗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范華陽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庶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流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

人君清心

太宗以誠治天下

太宗可謂知君道矣

范華陽曰

人君清心

太宗以誠治天下

太宗可謂知君道矣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官力爭不為面從說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後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表也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尹遂昌曰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綱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承乾生八歲矣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殘者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請之發聲物無不同於是計口為率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上勵精求治徵引魏徵入計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并與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勅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對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誠信御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初下詔云逋負官物逋負不償曰負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

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

非官物徵督如故又曰關中堯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復方日及除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魏徵諫失

張蘊古上太室歲

聖人不以天下奉一人

極唐大理永張蘊古上大寶殿

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拯溺謂拯救天下之沒溺也故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其室樂作瓊宮瑤臺紉作瓊室立王羅八珍於前禮膳夫珍用八

類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其糟而池其酒祭作酒池可以望十里紉為酒池肉

文曰勿沒沒而聞沒沒沈其勿察察而用雖冕旒蔽目

而視於未形雖黃纁塞耳黃綿為九月也縷新綿也

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予讀唐史惜乎張蘊古之無傳而太寶箴之不錄也至少微

多不能實踐若於所謂眾怒而後加刑仲其屈而直其枉者乃即於蘊

古而反之不待眾怒特以權萬紀一言遂怒殺之而屈枉之甚焉呼蘊

能庇一已可勝慨哉



卷之十九終

